

访谈录

◀ (上接7版)

极端,然而却道出了在“语文学的黄金年代”(in the good old days)中,在某些领域中由研究生训练所夯实坚定的理念与心态。在古塔斯的讨论班上,他要求我们研读以手稿为主的阅读材料,重点关注文本批评,也就是将古代抄本的所有技术层面——日期、生僻词、隐晦的典故、史源、校订(手稿 manuscript families)等,一一整理出来。目的是为学生的独立研究作准备。例如,他会随意挑一个文献中出现的别名,不作任何提示就要求我们辨认出所指为谁,并尽可能全面地说出和这人有关的一切。为此我会花上几个小时甚至数天,泡在图书馆查阅各种我能想到的参考书并拼凑出一篇报告。而针对学期论文,他则会特别留意我们是如何处理原始文献的——如谁抄录自谁的著作,意图为何等,并希望我们能以语言学、文本或历史证据作答。去理论化是必须甚至是被许可的。古塔斯曾告诫学生:“我不在乎你写的是什麼内容,不过转写绝不允许出错。”

我也参加了当时作为“近东语言和文明系”的合聘教授的 G. 鲍尔林在宗教学系讨论班。他研究《古兰经》和苏菲主义,是该领域令人敬畏的研究者;他的夫人同样也是位天主教神学家。他的《古兰经》讨论班分成两组:一组使用阿拉伯语的注释,而另一组则使用波斯语。而学生可以选择参加其中之一或兼修两者。鲍尔林同样也对学生的语言技能期望很高。他时常说理论可以在随便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且不断在变化,而语言则需要长时间的学

习才能掌握,而一旦掌握则终生受益。在他的讨论班上,我们会阅读苏菲学者所著的《古兰经》注释,并围绕其中一些难读的、时而艰涩(mysterious)的段落讨论上数个小时。

我的两位指导老师分别是阿拉伯-中东文化研究领域两个不同领域的权威:古塔斯是哲学(思想和历史)领域的权威,而鲍尔林则致力于精神(诺斯替和宗教)方面,这纯粹是意外的幸运。通过与他们密切合作,我学到了许多如何在阅读古典阿语学术文献时,通过辨析术语、措辞、成语和文体特征来解析其文本细微差别的方法。简言之,即学习了如何在语

境中处理文本。这两位也是天才的语言学家。古塔斯生于开罗的一个希腊家庭,并在伊斯坦布尔长大成人,希腊语、土耳其语和德语均为其母语。鲍尔林则按照耶稣会传统流利掌握了许多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等。他曾鼓励我学习波斯语,并不时检查我在这方面的进展。有趣的是,在我学习土耳其语时,古塔斯的班上统共就两名学生,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鲍尔林。而土耳其语也许是他最后掌握的一门主要的穆斯林语言。

文汇报:与大部分外语出身的学者在转型走上研究道路



马穆鲁克武士操练长矛,出自《马术手册》抄本(1500年)



斟酒机械人偶,出自贾扎里(al-Jazari)的《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1315年)

时,大多选择更易求职,也更容易为外界了解的文学、国际关系(区域研究)不同,您为何会选择走更传统的语文学的研究路数,同时将13—14世纪(即“后黄金时代”)的阿拉伯语文献作为研究对象?

郭黎: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所能说的就是,我的略显得不寻常的职业道路,至少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个人意愿和环境交互促动的结果。关于个人意愿非常简单:我无意学习现代中东政治或国际关系(政治科学或法律)。另一方面则是,现代阿拉伯文学和文化仍然很不成熟,还远未发展成一门具有清晰概念框架和成熟理论的学科。因此,当我寻找研究生选题时,我想找到一个比较传统和有意义的题目,这就涉及环境因素了。

就这方面而言,耶鲁大学非常适合我。它是第一所教授阿拉伯语的美国大学,而且多年来一直保留着近东语言文化系(NELC)的机构,直到目前仍然是有关近东古代和中世纪文化与文明的所有门类哲学和语文学研究重镇。我的学术背景为这条研究路线做了很好的准备,而我在耶鲁的训练则是极其典型的旧式学院派课程——学习各种语言同时让文本自行讲述故事。例如,在阿拉伯—中东文化研究领域,任一博士候选人在主要的研究语言之外还必须通过两门近东语言考试。以我为例,在阿拉伯语之外就得是波斯语和土耳其语。除英语之外还得学两门欧洲语言,最好是德语和法语;理由是这

是从事东方研究所必备的工作语言。传说在由近东系某些骨干教师组成的教授会议上,德语一直是官方语言。

对我而言,耶鲁大学的另一项优势是可以接触到收藏在拜内克(Beinecke)古籍善本图书馆和写本图书馆中的阿拉伯语手稿。耶鲁所收藏的超过2000件手稿在全美同类收藏中位居第二。此后数年,我由着自己的兴趣尽情浏览。另外,作为研究生助理,我也负责将已经出版的目录(Leon Nemoy, 1956)更新到在线数据库中。于是我有机会仔细查阅了总数超过2000份的手稿,包括检查标题、题记、内容和写作风格。这项工作不仅对我的博士研究工作大有裨益,也对我日后研究阿拉伯语文献帮助很大。而我在古文书学和手稿学方面获得的研究工具将使我终身受益。这也将我引向了博士论文的研究。

一般来说,NELC的一项未曾明言的规则是,博士论文必须处理一些未曾公开发表的文本和迄今未被研究的手稿,而语文学则必须被置于研究与分析工作的核心地位。这就为我自己的论文方案设定了标准和方向。如你所见,我的论文是基于语文学的,而且是“传统派”的。我想要研究一些原始的且未经发表的材料,理想情况下它最好是一份或一组具有历史价值,并与论文在主题上具有关联性的文本,而且它还能体



哈利里(al-Hariri)的导引仪仗,叶海亚·本·马哈木德·瓦夕的(Yahya ibn Mahmud al-Wasiti, 13世纪,伊拉克)绘制